

名公書判清明集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十三

懲惡門

誹徒

譚鬼訟師

蔡久軒

當職昨領州軍已聞蔡州有金鍾二姓人送爲唇齒教唆誹徒
脅取財物大爲民害方欲追上根究豈謂積惡稔惡乃因楊登
龍訴姜氏事自投憲綱是天鋤之也金千二係勢家幹僕之子
鍾炎係州吏鍾暉之子狼貪虎噬種習相傳以擗幹惡吏之子
而又員名郡庠員玷鄉舉此虎而翼者也稱州縣無如我何捧

不到我獎所以敢於出入州縣敢於欺壓善良敢于干預刑名
敢於教唆脅取敢於行賄計囑金子二曾造樓閣縣衙爲本縣
斷治毀拆鍾炎招陳俏陳論爲本州下學弄斥金子二或姓金
或姓劉或名培或名埴之變詐反覆無非預爲姦狼敗獲之地
是二人者同惡相濟互爲羽翼一郡譁徒之師既追到獄推款
以下畏威懷解逐日置酒獄旁與之燕飲更不敢推勘其威力
過於官府當職黥配推吏斷行賄之人改委外縣官推勘賄賂
既絕而後姑以姦惡百之一二申上詳魁訟師之可畏如此哉
金子二教唆脅取所犯三十四項入已贓二千六百四十餘貫

鍾炎教唆脅取所犯一十七項入已贓一千三百餘貫並合點
配以爲將來之戒以士友曾爲之請當職魯許之末減金千二
決脊杖十五編管二千里鍾炎免申禮部駁放更免勘決竹篋
二十編管一千里免監賊即日押行其楊登龍所訴取奩田嫁
資一項已經累政所斷且免根究餘照勘官所擬仍榜衙門併
申省部御史臺

撰造公事

蔡文軒

謹徒張慶高乃吏人金眉之子冒姓張氏承吏姦之故習專以
誣訐欺詐爲生始則招誘諸縣投詞人戶停泊在家撰造公事

中則行賂公吏請囑官員或打話倡樓或過度茶肆一錢可入
百計經營白晝攫金畧無忌憚及其後也有重財有厚力出入
州郡願指胥徒少不如意即唆使無賴上經臺部威成勢立莫
敢誰何乘時邀求吞併產業無辜破家不可勝數當職被命兼
守入境以來訪民疾苦已知其爲一郡之害未欲便行追治禍
積惡盈鬼奪其謂於當職初受詞之日往來自投與向萬二
秀等計囑公事捉獲之時兩廊下狀四五百人歡聲如雷於此
可見其積惡之深及押下司理院根勘之後又於便袋中搜出
文牒一道已拆去封皮係是行在大宗正司牒本州追奪謙徒

趙時消不法事牒內係是七月此去行都僅數日程豈有遷延
月餘之久憂高時消皆本州譁徒渠魁亦必非陰相表裏擅自
拆滙折牒藏之於身即此一事可見其全無官府全不知有三
尺其他如民力止是小爭則裝架詞語唆令越訴官司止是索
案則與賄囑併人申解如兄弟止是爭鬧則教作分產誣論官
司方行追究則與之入狀和對顛倒反覆盡出其手未得錢則
嗾之使論既得則尼之使止推原其罪不可勝誅不黥其面無
以懲惡不竄其人無以安衆獄吏畏其姦兇在獄事之如兄所
供罪犯百未一二然所招打話行賕受財已二十五項該賊近

五十貫歎唆誹徒與貼同科况又係武義縣吏人金眉之子乎
又妄稱九歲與張忠翊為子九歲抱養亦是違法而况托假姓
以避其非吏人之子乎張慶高與脊杖十五刺配台州牢城免
監贓即日押遣仍申提刑司推吏法司徇情賣弄從輕杖一百

誹徒反覆變詐縱橫押闖

馬裕齋

婁元英係無賴子弟始者道民曹十一月有所獻則認其庵以
為已庵從而蓋庇是猶可諉胡四四者因往庵內求乞為曹十
一打縛越五十餘日而病死血屬胡四三投隅發覺元英目為
奇貨入身樓攬始則發使胡四三反倒詐顛張大其事繼則破

學曹十一錢物打話捏合，玷基田業，抵當於本人之家，主掌錢財行用於本人之手，掩贏入己，爲錢三百千，說合既成，然後將胡四四屍首焚化，事已息矣。曹暉曹昇自擊元英，懼惹前事，則與其弟連名具狀論曹暉等蓋庇曹十一打殺胡四四公事，夫始而發使胡四三詐賴者，元英也；已而攘臂打話者，亦元英也。主張血屬焚燒屍首者，元英也；公然出名論曹暉曹昇者，亦元英也。雖其始則迫於圖利，其後則迫於救害，然變詐反覆押隨，操縱玩官府於掌股，以巧弄爲得計，使胡四四不得以安其死，曹十一不得以保其生，則元英之爲也。浙右之俗，囂訟成風，非

民之果好訟也中有一等無藉諱徒別無藝業以此資身遂與
聞腥索癥尋垢事一到手倒橫直豎一惟其意利歸於此輩禍
移於齊民若不痛加蘊崇風俗何由可變况於殺人公自有對
昔近閱訟牒此等公事率是勢家挾持或曰某是某宅莊佃某
是某府幹僕狡幹旁午於庭下右姓肆行其胸臆如是而求田
里無事良善安枕難矣况胡四四身死於婁氏有何相關而元
英甚者乃親爲入詞尤無忌憚合從法官書擬徒一年半以脊
杖十三仍加送五百里外軍州編管未許押發拘鎖外寨一年
限滿別呈仍鎖榜遍行曉諭其有墮此習者宜知悔悟毋以有

司

告訐

誣訐

蔡父軒

死有寃濫自有血屬能訴何待他人干預揚曰之死方福平白
生事節節資給教唆以興大辟之獄不特擯陷方三抑亦嘗試
臺府照條反坐理所當然方福且從輕決脊杖十二編管五百
里楊梓年老免徒斷編隣州以爲誣訐者之戒牒府錄問訖照
斷

豪與讎均爲民害

吳雨巖

甚矣豪與譁之爲民害也。豪民肆行，良民受抑，未必能訴，必有譁者出而攻之，糾合呼嗷，併力角持，雖甚豪亦豈能免。然譁者又自此得志，其爲害一耳。以毒攻毒，做賊人謂之併旗鼓，所僕人謂之併旗帳。造蠱人謂之蜈蚣蝦蟇，自將吞陷，莫若併去之。王松龍之豪與王元方之譁，僉廳所擬已得其情，不待重說。倡言，何況二人自是同族而相攻，亦壞風俗，刑以弼教，尤欲懲一戒百，以厚兄弟之倫。二俱難免，彼亦可自揣其心。若非自知有罪，何必先供年甲以爲脫罪。張本但二者之中，罪有輕重，王松龍犯衆怒，杖一百，編管一千里。王元方杖八十，編管鄰州餘。

入放愈廳審訂年甲呈行

資給告訐

吳兩巖

鄭天惠依憑而狡朱元光暴富而橫天道虧盈使兩強而不相下自闕自敗其起爭之因止緣鄭六七婆坵之田兩家皆以償負準折均為違法既欲以力勝又欲以訟勝方相持相靡間適會朱元光有吳仲乙縊死之事鄭天惠遂資使吳魯四以不係的親血屬之人入身告論意欲以此困之殊不知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鄭天惠家又自有桂桂溺死之事於是朱元光與其爪牙朱李五合謀亦復資給王魯四徑經本司告發以報東門

之投田事未分曲直死事未究虛實而乃各自陷於資給之罪
非天敗之乎爲政者平心待物固未嘗以抑強立說彼既自投
憲綱又豈容置之勿問乎今鄭天惠之資給在前朱元光之資
給在後前者使後者報天惠之罪浮于元光吳魯四雖非血屬
尚且同姓王魯四既非同姓略不干己二人均受資使告訐王
魯四之罪浮于吳魯四朱季五專與元光爲鷹犬又因季五致
令江壽乙落水身死其罪尤不可恕鄭天惠杖一百編管五百
里朱元光杖九十編管鄰州吳魯四杖九十編管鄰州王魯四
杖一百編管五百里朱季五杖一百編管一千里在法二罪俱

發從重者坐鄴天惠朱元光各有死人公事未究竟未知與今
來資給告訐之罪孰重且押下本州分委清強官重於體實究
見情節申候到却行呈斷餘人並照斷押發所有田業擬官所
擬已得其情合與狗沒扞釘但賑濟正不藉此徑申安邊所仍
先申省部照會

資給誣告人以殺人之罪

婺州厲百七本陳姓也棄而為厲五一之手厲百一乃其從兄
其妻阿沈與厲百七私通乃夫初未之覺也元年四月二十九
日深夜大雨溪流暴漲厲百一始慮水碓被浸方披衣起視聞

是夜適有過往者，煮飯宿於對門，聽得有人來排其門者，至再三，就以報之。厲百一初亦未知其爲何人也，遂而捕之。人情之常，厲百二等亦與之同行，追躡無蹤，徑回去。當夜鄰里皆聞其聲言捉賊，却非曉昧不明之事。越四日，但見厲百一死，首沿溪漂流，則此排闥之人方知其爲厲百一也。一時倉皇逃走，落水致死，此豈厲百一有心爲之哉？參之於律，罪人被捕，逼迫窮蹙，或自殺，或落坑窞而死之類，皆勿論。厲百一覲見官司之擾，私將錢物賂遺血屬，求息其事，此愚民不曉法理之故。今指此以爲殺人之實，可乎？其母與妻爲之棺殮，葬埋既逾年矣。次年五

月內王祥創生事端始者誘致厲百七本生兄陳三告論不遂
再呼陳一入詞投保徑以殺人誣之自縣而之上臺攻擊不休
大獄之興流毒日慘四次變官洗驗厲百七屍首自頂而踵無
瑕可求則厲百一之寃既得以自白矣及收上一行人付有司
根鞠本末事情歷歷可攷及勘出王祥父子資給犯持之狀尤
爲詳明如將帶陳一往提刑司陳狀實與王祥偕行索出陳一
狀彙復出于十目所視更復何逃王祥富民也專以脩怨立威
爲事豈復知三尺法且傷人者大也嗾而使之者人也原情而
論罪則有歸王祥準條決脊杖十五送五百里州軍編管陳一

法華傳卷之十三
頑冥無識啗於資使之利致陷于罪特從末減併王登夾脊杖
十三國家典憲昭如日星天下士民所共知也今以近年觀之
此邑之姦豪無狀自投罪罟者覆轍相踵有司奉法而行茲豈
得已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聞之者可以戒

資給人誣告

婺州東陽習俗頑嚚好鬪興訟固其常也至若誣人以殺人之
事揆之於法茲豈細事村疇豪民志在立威以求逞扶持資給
賂賄營謀不擠其人於幽枉無告之地不止也當職自蒞事以
來斷後有寃民平反此等獄訟未嘗不審見其實而痛戢之往

往懲之未幾犯者踵至其間情狀至有極其慘重而不忍聞者
戴髮令齒名之曰人吞噬之毒過于狼虎青天白日之下詎容
有此乎蔣元廣東陽田間一屠噬之毒過爲不道驟致富強稱
雄一方披猖萬狀居家則蓄養惡少金九一等三十來輩以供
爪牙之役在州則結交黠吏俞鑑等以通腹心之謀縣吏望風
憚之罔不惟命一方善良吞聲飲氣誰敢與之抗衡許鏞貧士
也有婢郭秋香因澣衣于池失足不救其父郭太在旁觀看自
見屍首初無他故既殮而葬之蔣元廣平白資使許義駿差與
詞誣許鏞窮之致死趙知縣察見非辜坐以誣告之罪申取

提刑司行下遣公道之不容氓後將元廣可以息心矣方且調撥許義將五許茂逃走刑部憲司攻許不已干連誣執至于妻子家道一破生理蕩然力既不支事且未艾許繡爲此憂迫無慘竟爲客死之鬼今就暴露邸舍未得所歸與操刀而殺之者何以大相過通邑之人誰不寃之今本州亦再差官洗檢秋香屍首毫髮無傷死者何辜惟此荼毒茲又泉下不能自伸之寃也將元廣積惡有餘罪狀顯著天刑國憲舉不容逃決脊杖十七仍刺面配五百里信州東城許義許茂將五利一時之資給輕冒刑章此同惡相濟之人也許義決脊杖十七編管五百里

建寧府許茂稱五各決脊杖十五拘鎖外寨俞鑑已黥之邵吏也實緣逃歸專易安也決脊杖十二填刺押回原配所永不放還仍備榜行下以儆愚俗

教令誣訴致死公事

江謙亨家饒於財武斷鄉曲前此得罪憲臺已經編置自應知所警戒近因與童說小有私隙別生事端以揚十八縊死輒教令楊百九作拖扯趯打推落塘水因此致死遂興大訟所幸差官檢覆事獲昭明而獄司勘得其情誣罔之狀瞭然可燭江謙亨罪該徒刑雖係宗女夫緣係再犯私罪情不可贖萬一僥倖

漏網則姦計滋長善良未易得以安也尋具勘到事情申取提
刑衙指揮後準提刑衙行下點對本州所勘備見江謙亨致令
誣訴蹤跡分曉其人已曾犯罪編管處州既非善良豈可使之
晏犯晏贖得以長惡然以相陰及宗女夫之故所合姑從末減
牒州引上江謙亨降從杖一百押上當廳正斷仍送原編管所
處州收管

自撰大辟之獄

劉後村

大辟公事合是的親血屬有詞張惜兒之死張十九其父也阿
楊其母也張十一其叔也此三人自始至終無詞而事不干已

入王百七王大三輒經縣以為死有寃濫本縣察見已將兩名
勘下杖責有張世行者輒經州經本司告訐弟婦姜氏閨門陰
私以致惜兒寃死當職令畫宗支見得世行與姜氏夫服紀甚
踈却而不行不謂本州已有委官體究之判縣尉纔得此事以
為奇貨牽聯枝蔓必欲造成一段公事當職引上張千九面問
據稱其實以病風妄罵五月初三日主母姜氏喚阿揚教誨阿
揚用柴條打惜兒兩下至初五日張千九又在姜氏家見惜兒
發熱妄語其父煮粥未熟惜兒忽於廁墜自縊親莫親於父子
再三審詰其詞堅確如此女使妄罵主母呼其母訓責此亦人

之常情及共自縊則有出於人意表在姜氏未見有可論之罪
本州雖判體究知縣執申可也縣尉據實事回申亦可也今撰
造公事人各端坐于家而姜一家俱就囹圄惜兒父母亦遭係
縲外人以爲血屬及打官司憲臣置司之所獄事不得其平如
此則耳目何以及遠哉王子才因立詞之怨欲覆叔母之家張
安行亦踈族王百七王六三以外人而自撰大辟之獄帖縣并
巡尉專人解來一日姜氏添福張千九張千十並放吳夔出入
孤兒寡婦之家略無瓜李之嫌又與其婢探委有姦各照減降
指摠從輕勘杖八十令吳夔責狀今後更登張氏之門定行追

斷編管縣尉昨對移鉛山謨勘大辟公事以平人爲此身已既
按劾今茲所爲如此帖問仍閣俸牒州今後此等詞狀非的親
血屬勿受違追都吏推司累日不申入門欵帖司理杖一百申
叔告其姪服內生子及以藥毒

胡石壁

郭百三服內生子其罪固不可逃然郭應龍爲叔父教之可也
教之不從繼之以怒雖父子之間且有責善則不祥之懼况叔
姪乎責善且以爲不祥况暴揚其惡而訟之于官乎原應龍之
心非果以愛兄之道來也不過見其家稍厚不甘歸之螟蛉之
子故從事于告訐以行騙脅之計耳訟其生子非時猶云可也

謂其毒父以藥是何言歟使其果有此事則當其始死之日應龍既聞而知之自合即時發覺何爲更歷一歲有餘而後有詞且世間大惡孰有加于弑逆者使其果有此事則狀內當直指而極陳之不當爲含糊之說其爲妄誕不問可知一爲告訐一爲虛妄本合送法司照條坐罪且從輕決竹筴二十

告訐服內親

王齊敬毆拽其兄辱罵其嫂凌虐其姪凡至再至三矣初焉黃知縣坐以毆兄之罪試之既非士人贖之又無誥勅合當杖無可疑者而黃知縣以長厚存心祇撻竹筴此可謂莫大之幸當

自備省可也而齊敬乃方蓄怨藏怒一旦快其兄王齊擗之死
即牽其二子王濟王幼共為悖逆凌其孀嫂虐其孤姪此情尤
不可恕而溫知縣又以長厚存心以其族有仕宦祇從輕杖一
百封寨王濟王幼押付尊長庭訓此尤莫大之幸王齊敬凡兩
漏憲網稍有人心者亦當知愧歛退謹守可也况王齊敬年齒
日長侵尋暮景矣而乃頑然不悛怙終自若今者無故以其從
姪王聖時改墓之事而惹論其素所讐怨之堂姪王聖泳以為
報復之計且遷改父祖墳墓在法雖當經官自陳然今人子孫
以風水不利而遷改父祖墳墓者徃徃有之雖達官貴臣之家

有所不免經官自言者曾幾何王聖時自己父墓而自改之何預從叔王齊敬之事况王聖時亦頗知書又非病狂喪心必不肯無故毀壞其親父之骨殖而王齊敬平生傲狠悖逆如此其於親堂兄嫂姪且躡籍之不啻犬豕必不至於其從兄王齊白獨與惻隱之心不忍其改墓而興此訟也特假之獲讐耳古之霸主多假義以行私跡王齊敬平生之所為何等犬彘而敢爾誣罔誠大可惡况在法五服內許相容隱而輒告論者並同自首今王齊敬視游氏係堂嫂王聖泳係堂姪王聖時係從姪皆在五服內縱有罪犯合從自首原免又照在法告總條以上

卑幼得實猶勘杖八十王齊敬合照上條科罪游氏又訴王齊敬王齊敬等攔罵去失珠簪一節亦合根究將齊敬照溫知縣判折封勘斷然當職獨念不肯得於黃溫二宰之所為如王齊敬者誠非所恤也游氏所訴念今隆暑勸諭其免究論王齊敬合照前判且更與從杖一百封案一次餘人並放

妄訴

妄以弟及弟婦致死誣其叔

劉後村

阿周所墮之胎月數已滿非驚墮也許千八自以病死非驚死也有隣有證一一分明許佳爲人之姪執將弟婦墮胎妄論叔

父許三傑又敢將自死之弟重疊誣執叔父又將叔父毆打驗傷有尖物痕見之縣案又扛許千八屍首入叔父房打碎叔父門窗戶扇什物之屬又將屍首扛入叔家壽木之內許三傑父子不堪其擾黃湯潑出致傷許母阿姜頭面原情定罪許佳不可勝誅况撰造致死三事騙挾平人尚不少恕今乃騙挾叔父此何心哉許佳妄以弟及弟婦致死誣人自合反坐燕毆傷叔父合于徒三年上加一等雖已經赦而赦後妄訴不已本合斷配緣許佳之父日新自始至終不會出官可見猶有愛弟之意但不能教訓悖逆之子耳今若許佳斷配則許三傑與兄日新

同居共門出入兄弟自此何以相見然此等兇惡之人亦不可
恕許佳勘下脊杖十五縮管五百里枷項押下本縣限十日監
陪壽木一具并脩整打壞門窓力弱什物還許三傑取領狀申
切待爲減罪名如恃頑不伏陪還解來引斷押發許三傑湯潑
兄嫂照赦勿論直司剖決民訟不論道理以白爲黑以曲爲直
有如此者書擬官奪俸一月追吏人問、

妄訴者斷罪枷項令衆候犯人替

胡石壁

大凡詞訟之興固不能事事皆實然必須依並道理畧畧增加
三分之中二分真而一分偽則猶爲近人情也今葛晞泰所訴

王思濟等三事一曰呪咀二曰趕打三曰圍占塘地今據獄司所勘愈廳指定三事悉皆虛妄原其所因蓋晞泰嘗以盜桑事爲王思濟所訟遂平白妄狀以求報復耳此邦風俗大率愚而好訟其間利害不能以糶米即贏糧棄已並走吏庭憑偽飾虛以無爲有聲冤号痛駭動見聞及至兩辭既成曾無一事着實前後以此之故鞭朴徒配者凡幾人矣而習尚曾不爲之少衰無乃向所施行猶未浹于愚民之耳目歟爲晞泰勘杖八十寄廂遇詞狀日押上加項令衆候犯人替

以劫奪財物誣執平人不應未減

胡石壁

羊六揚應龍等因醉爭道本無漆傷而羊六素挾狡猾之資遽
興羅織之訟謂應龍等白晝行劫奪去財物凡十餘項正經陳
于本縣又越訴于憲臺牽連追呼不一而足及至憲臺灼見虛
妄押下本府結絕羊六自知罪不可免乃于中道而逃本府將
其父錮身監追凡歷四旬而後出併得其荷擔之僕周八二張
四十者與之對證然後盡得其情前後狀詞無一真實照得在
法劫奪財物罪名不輕羊六因尋常之爭而誣人以莫大之罪
既欺罔縣道又欺罔監司既貽累于平人又貽累于乃父首尾
三載始肯伏辜冀爾村夫而反覆變詐如此若從未減則是出

出
虎兒于柙也其何以懲效應而安善良哉古人謂見惡如農夫
之務去草焉艾夷蘊崇之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罕六勘杖一
百編管五百里餘人並放

以女死事誣告

吳雨巖

趙崇訴女身死事不曾經本司其本軍前此亦不曾具申今據
申到詳其事情見得趙崇情節分曉以女死爲奇貨誣言告騙
脅得錢即止且崇之所以敢如此者正以其所居在臨安非惟
不屬本司亦不屬本軍縱得錢後飄然而逸本司不得而問此
其情狀有何難見備申刑部乞行下臨安追押發下本軍窮竟

其罪坐以正條拘監騙錢庶不漏網仍牒本軍更切申罪

妄論人據母奪妹事

翁浩堂

朱千三子、去年五月抱牌經縣論祝千二祝萬五據其母阿孫奪其妹壽娘氣死其父朱元乙詞說甚怪駭人聽聞展轉一年不曾結絕今追到干繫人徐廿七祝萬五葉季乙等及索出朱元一休妻文約辨驗則知阿孫係出嫁祝千二而非據也壽娘係嫁鄭廿九再出嫁祝萬五而非奪也其父朱元一自係吐血身死非祝千二祝萬五之罪也朱元一既死其妻阿孫已歸在朱世三家壽娘又嫁葉季一為妻並無詞說朱千三何所據憑

作此險訟煩紊官司乎今文約證驗分明顯見朱千三虛妄豈容輕恕童則當解州徒斷輕亦合刺環拘鎖念阿孫年老止有一子侍養若盡法施行則阿孫必至饑餓失所只得從輕照得朱千三原係犯盜刺環人且與勘杖一百填刺舊環免拘鎖併一行人並放未到人住追

妻自走竄乃以劫掠誣人

翁浩堂

裴昇初詞稱表弟江進開雜鮮酒店被陳丙乙誘使劫去衣物併表弟婦徐四娘甚事甚異本縣突實未到而江進拖扯葉四到縣稱被劫物件不識下落其說皆同當職固疑必無是事及

本隅解到徐四娘根問乃是因爭米忿懼手挈衣物而逃至暮
遂爲徐千四引去留之二宿乃始放出致爲徐曾乙告發如此
則是徐四娘自走明矣詰問裴昇江進乃始供招以爲疑是詳
考二人初詞皆稱葉四屠等十餘人持杖強劫張皇若此今事
既虛妄乃以疑是二字脫籠官司以強盜加執平人今謂之疑
可乎本合解州照科以反坐之罪念是暑月且與從輕就縣結
絕汪進裴昇各勘杖一百內裴昇事不干已牒押出處州界徐
四娘背夫逃走謂之擅去又携衣物當以盜論徐千四無故訪
徐四娘歸家受所寄衣物及被搜索方賣出官雖無姦穢亦是

知情受竊盜賊賊兩名各勘杖一百徐四娘斷訖押還汪進交
頌離與不離聽從夫意餘人放贓物給還

姊妾訴妹身死不明而其夫願免檢驗 翁浩堂

謹按令曰諸因病死應驗苑而同居總麻以上親至死所而願
免者聽周五十娘身死事聞于縣本縣方差縣尉體究檢驗間
却據縣尉申到備道已死人夫吳曾三狀稱妻周五十娘係因
產下死牙兒以致身死屍首變動不願檢驗自行沐浴入棺燒
化訖本縣押下審問所供一同依法當聽而周五十娘親姊周
却八娘却有詞到官爭執不已以法意人情論之婦人在家從

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于姊妹切無相涉也又前項令曰同居
以上親願免者聽以居論之則夫同居而姊不同居以服論之
則夫爲齊衰期服而姊適人者爲大功九月服果孰親而孰踈
孰重而孰輕今周五十娘死之不明驗與不當驗官司只合
從親與重者之說豈應聽踈與輕者之言乎况周卸八娘所執
百五原有警隙有案在官詞涉虛妄且克根究周五十娘骨殖
合聽夫吳曾三從便葬殮周卸八娘不得干預兩名當廳並放
牒報尉司仍榜縣門

叔誣告姪女身死不明

翁浩堂

照得本縣昨據璩天佑論張崇仁娶姪女息娘不當及墾占田
產業追對未到間忽又據璩天佑入詞稱姪女息娘身死不明
乞行檢覆會職以事干人命遵押下璩天佑責爰坐狀入案委
縣尉巡檢照條體究檢驗去後據兩檢官申回格目則息娘的
係病死分明縣尉所述已極詳再引一行人供指又將璩天佑
勘問與縣尉所申請節一同嗚呼璩天佑此舉可謂不仁不義
之已甚矣契勘息娘乃天叙之女天叙乃天佑之兄息娘父死
母有殘病兄弟三人息娘居長得乃祖璩堯祖撥一分田為粧
奩嫁與姨元三娘之子張崇仁天佑知其婚姻之不正累欲挾

取其田于息娘未死之前謀未遂而息娘死天佑以為機會之
來也欲遂取之張崇仁母子不從天佑致恨遂中以飛禍欲破
其家天佑之謀則得矣使已死已殯之人發塚剖棺暴骸露體
何罪而至此哉使息娘為天佑之親生必不肯為是今是其姪
女也甘辱其親兄之遺體以快其一身之私憾骨肉恩義至此
殆絕天佑之罪可勝治哉案照據天佑原責交坐狀申提刑使
堂取自裁斷外有縣尉解到契一道係息娘原隨嫁蓋田每年
計出租穀六十六石以法意定之則婦人財產終于所殺之家
但息娘喚張崇仁係堂外甥息娘為堂姨於法不當為婚婚既

當離則田不當得若以此田復還璩氏則息娘弟妹各有已分不應再得此分璩氏子孫無祭姑之禮若以爲絕力而終官則可矣然以人情揆之息娘父死母病其失身于張崇仁非息娘之罪在主其婚者今之死也又罹意外之誣受剖棺之慘張氏之怨又深矣其肯視息娘生而身失所依死而魂無所歸豈不重可憐哉上件奩田已成絕力今欲捨入本州天寧寺內之爲常住使寺僧往治息娘之墳作堂一間時節祭享焉庶佛靈與之超度使死者免爲餒鬼于地下亦仁義之一端也備申提刑便臺取自指揮行下

釘脚

婺州

民之抱負冤抑不能自伸至于自殘其軀求直于官府蓋迫於其情之不能已爾若曰鬻訟之人濶翻其詞自假毀傷撼動一時之聽此或不察必隨其計紛紛追逮豈不重州縣之擾乎聞溪縣方明子立牌釘脚有詞稱為聖壽寺僧行本率衆持杖搶奪苗穀經縣陳論其兄方子政并擄殺人五名反為本縣各訊腿荆二百囚之縣圖張皇其說殊為駭聞竊意百里之政平心處之不應有此過舉之事不然胡為至于釘脚自傷孽冤庭下乃如是之憤切乎疑信未決且帖縣具因依供申尋據本縣發

到案牘考其發覺之詞，乃是寺僧義昌首先經縣陳論，同徒逐出僧祖祥等，黃夜到來本寺盜殺，奪下六擔，解縣方始追證。聞初不曾有訊掠囚繫之事。參之方明子所陳，茫無形影。縣庭之下，十日共視，凡所舉動毫髮不容掩庇。此或可以厚誣其他曖昧不明之訟，何往不得以逞其私乎？尋引上方明子取問情詞，窮窘無以藉口，復駕其說而歸之行本，其為欺誣抑又甚焉。此風不可長也。方明子勘杖一百，枷項押下州前示衆半月。本縣十日，仍送鄰州編管。姑以為律訟不根者之警。所有兩詞交爭奪一事，彼此曲直，必有所歸。行下丞廳一面，追上義昌祖祥行。

本寺人送獄公行根究毋容偏徇十日具勘到因依申州家持
千里之平凡聽民訟惟理之行何待其爲鎖喉釘脚之舉自今
以後應有此自殘之人例不受理仍備榜州前與諸縣曉諭

挾讐妄訴欺凌孤寡

建倅

照得訟有源有流有本有末窮其源而尋其流揣其本而求其
末則訟可得而決矣陳鑑舊爭立繼舊占莊田其訟之源訟之
本者乎陳鑑近訴陳興老共黃淵違法交易其訟之流訟之本
者乎陳鈇之妻傅氏命同宗三歲之姪以爲之嗣經官除附初
不違法初不礙理陳鑑乃垂涎資財見利忘義欲以己子掉繼

陳鑑無端與詞橫擾寡婦自縣而州自州而監司自監司而省部滾滾二十餘年詞訟始絕其所以苦傅氏者可謂酷矣自後欺凌孤寡侵占安吉寄庄田傅氏貨田携幼方將求直于浙西六有司行至三衢得病而歸藥所不療忽忽告殂傅氏之死其實陳鑑有以殺之也使陳鑑少有仁心使陳鑑畧知義理則必曰孤寡之業因我之訟立繼所以破蕩者多矣寡婦之身因我之占庄田所以疾病而亡矣而今而後解其冤可也釋其難可也恤其孤可也今乃于傅氏已亡之後又與黃淵交易違法之訟訟之于縣已責退狀又復翻訟訟之于州已行結絕又復與

詞今又上煩監司聽受下送本廳審定原陳鑑之心不過欲洗
蕩陳興老至于無立錐之地而後已且妻承夫業者傅氏也賣
業者亦傅氏也子承父業者陳興老也賣業者亦興老也
傅氏賣產陳興老賣產不知于陳鑑有何干涉在法事不干已
者不許受理今陳鑑以不干己之事故爲陳興老之擾官司不
可不因其末而求其本不可不因其迹以誅其心合給斷由付
陳興老收執以爲永遠之照自後陳鑑如恃健訟再敢興詞照
不應爲科罪庶幾懦善者可以存立備申提舉使臺照會奉提
幹批擬欲照通判所申行奉王提舉台判所擬可謂詳審察見

陳鑑之囂訟不存恤孤幼陳興老之意從申照行

鄰婦因爭妄訴

胡石壁

慢藏所以誨盜治容所以誨淫觀阿周狀貌之間必非廉潔之婦與尹必用比屋而居尋常升堂入室往來無間特患尹必用不能挑之則未有不從者今阿周乃謂被尹必用抱持于房閨之中抗拒得免逃遁而歸此必無之事也若果有之何不即時叫知鄰舍陳訴官府必待踰年而後有詞則其爲妄誕不言可知矣大凡街市婦女多是不務本業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三五爲群專事唇舌鄰舍不睦往往皆因于此近之則不遜遠之則

怨真此曹之謂也。阿周今至訟庭之下，太守之前，猶且說說不已，畧無忌憚。况在家乎？決竹篔十五，押下本廂掃街半月，尹必用。今後亦當安分守己，親善隣舍，不許因此得勝妄生事端。如再惹詞定當懲治。

拒追

峒民負險拒追

胡石壁

樊如彬負恃險遠招誘逃避，雄震一方，多行不義，其罪已不可恕。本縣奉師司之命，屢追不出，遂委其徒以捕之，使其果有劫奪之辜，本府已因阿鍾有詞下縣追究矣。是非曲直官司自當

從公處斷決無白休之理樊如彬者自理直自合即日出官與
羅邦臣供對則有寃何患其不伸而乃藏伏不出却公然見之
申狀謂即點集四十峒徭丁去相讐殺斬首申解語言悖矣志在
脅持大不敬也至冒上也原其所以敢於如此者蓋當是時蘇
郡叛寇之勢方熾此曹將謂官司已莫能誰何往往欲襲是跡
而動故先張虛聲以相恐喝官司一或示弱則必將結黨乘機
強弓毒矢撞楹呼號以求逞矣今雖未至此極然凝霜堅冰所
由者漸若不早爲之所則長此將安窮乎春秋無將之刑漢法
不道之誅此其類矣本合明正典刑以遏亂畧姑且從輕決脊

杖十五配潭州全家移徙前去具因依申大使司乞押送飛虎
軍牢固收管永不放還郭念二身為省民輒入溪洞為其鷹犬
持慢書造府庭畧無懼罪之意同惡相濟難從末減決脊杖一
十二配本城永鎖土牢所有阿鍾訴羅四六行却事此則當與
追究帖押羅邦臣下縣監追羅四六一行緊要人赴府供對阿
鍾寄廂候對畢日押發樊如彬所占耕陸時義沒官田拘入府
學如樊如彬自有已業田產仰阿鍾逐一開具地名頃畝及佃
戶姓名齎于照赴僉廳點對帖縣為拘收租課許逐年經安撫
司給引付親人前來請領先給據為照如願典賣聽從其便

誣賴

以死事誣賴

蔡父軒

江東風俗專以親屬之病者及癯疾者誣賴報怨以爲騙脅之資蔣百六自因病死于家其兄蔣百五却馳移誣賴朱百八官既以死事誣人又且持刀拒追可謂兇惡之最者蔣百三蔣百五從重杖一百編管五百里牒州取上斷遣以戒後來

以叔身死不明誣賴

胡石壁

曾三乞丐道途饑餓而死劉七乙與之掩骼埋屍雖無棺槨衣衾之備然較之舉而委之于壑狐狸食而坳坳最者則有間矣

使曾仲遠果有愛叔之心，則以售產之資備周身之具而還葬之可也。今乃藉之以脅持地主，覬覦錢物，不遂所欲，則以身死不明訟之，生則視之如路人，死乃以之爲奇貨，叔姪之義安在哉！愚民無知，固不足責。然關風教，不可不懲。曾仲遠，勘杖一百。劉七、乙押下縣，同鄰保備棺木，將曾三屍首如法埋瘞，限五日申。

以累經結斷明白六事，誣罔脫判，昏賴田業。刑提幹

擬拖照案查詳，究情節甚矣。黃清仲之頑猾誣罔也，自紹興經界前，其祖黃文炳將黃沙坑田一十種賣與陳經畧，宅爲業。後

權通判令知縣點對見得陳經畧宅經界砧基簿上該載黃文炳黃沙田九畝三角甚明即無措改等痕跡則此田是陳經畧宅業分曉黃文炳家砧基簿就本號田內扯去原批字重貼舊紙寫立契典與四字則此田不是黃家典產故作情弊混賴贖田分曉在法契照不明經二十年買賣主亡死者官司不當受理止據陳鈇係是繼絕子承紹契書不見一十四契砧基簿亦收在長位黃文炳身後其孫黃清仲等豪猾從訟知其契照不存又田坐落其門前遂改砧基作原典陳宅取贖趙知縣索契證對而陳鈇無契賞書又未討得砧基簿出不惟趙知縣疑其

果是典業，匪契不肯贖還。雖陳鈇之幹亦不敢執爲買產。故趙知縣只憑黃清仲備詞，將錢二十八貫足寄庫給據，令黃清仲爲業。不知紹興田價縱輕，豈有九畝三角田止與二十八貫足之理。其施行已失之容易。陳鈇雖經運司審訴，而未有明證。宜譙運使皆依趙知縣所斷給據。斷由與黃清仲爲業也。自陳鈇賣出砧基，經部查訴，見得經界簿該載此田分明無楷改等痕。證得黃清仲家砧基，扯去原批，貼改四字，作偽情弊顯白。自此部斷府斷西通判審斷轉運司本司結絕，皆斷田還陳氏而治黃清仲等之強割田苗矣。蓋黃清仲兇徒也。其父黃九四配軍。

也其子昔叅黃亥曾爲兇徒者也田在其門首而陳鉄既死欺
其妻傅氏寡弱佃力來耕則聚衆而打散之或布種既熟則聚
衆而強割之縣司行下椿留則保甲不敢收行下供對則保甲
不敢近委縣尉勾追則聚衆打損其承人強割他人石種田苗
四年雖曰監遠其顆粒不復還納縣家權輕運司大怒公吏吞
餌在前雖累政定斷明白而不依律依條以盜論計贓輕則割
環重則刺配故敢無國法無上司恣行強橫而不忌今經本司
再狀無一語之非妄彼豈不知其不可行哉欲脫模糊判下一
句則又以見爭未決爲由強割苗禾矣不期本司便索案查究

其誣罔何以見其狀詞之皆誣罔也黃清仲親供云祖黃文炳
在日于紹興三十一年將黃沙坑田一十種賣與陳經畧宅今
經一百餘年今狀却稱祖黃文炳立兩契陳千三官倚富生承
此其誣罔一也又供爲見田在門首強占耕作今狀却稱黃清
仲父黃四九與叔黃安世承佃不曾離業此其誣罔二也又供
不合霸占耕三冬禾不還致傳氏陳論今狀却稱被陳誣謀業
執占不還此其誣罔三也又供不合妄詞昏賴今蒙監索契委
的無贖契可照今狀却稱累狀經縣陳論蒙索到契底見得倚
富生禾分明此其誣罔四也又供祖父故後清仲同叔黃安世

將上祖砧基簿賣字貼補作典字于趙知縣任內與陳鈇爭業執占不還此田今狀却稱陳鈇經戶部妄訴蒙符奉府准索砧基被妄作措改曲斷此其誣罔五也又供雖蒙譙運使給據令清仲管業後陳鈇經部番論符使府結絕使府不曾申索運司公據毀抹又于嘉定十七年五月內隱匿戶部送斷一節復經運司清斷由致運司上依原判再出給斷由緣此占耕傅氏給與黃成所耕田事用歸實緣所耕田委的經節次官司定斷分明其業合歸傅氏兒掌管今狀却稱今賚運司斷由兩本并公據通呈是經斷廢據等狀感本司此其誣罔六也閱案八帖并

于照等已有趙知縣將錢二十八貫寄庫後因本府斷已將錢
給還黃清仲了當並無再備錢生陳宅贖田因依今狀却稱清
仲叙不欠再備錢就陳鈇邊贖田上件田訖此又欲旋撰已死
陳鈇手批等狀賴張本此其誣罔也堂堂上司專為百姓伸
雪冤枉而清仲輒以累斷明白之事句句誣罔脫判賴產倘不
明與結絕則搔擾善良素煩官府未有窮已黃清仲不合誣罔
上司勘杖一百照赦免斷見追到譙運使所給斷據王運使所
給斷由並係運司已行改斷廢格不用之文兼自有姚運使所
給斷由可照欲並牒過運使毀抹入案免為日後眩惑混賴之

資仍帖本縣備榜本保本里使鄰里通知如日後再敢強割田
苗定照律條計賦決配施行所有原供索到原案干照除毀抹
者外各欲發遣准提舉台判擬可謂詳明送案逐一施行帖縣
給榜

假爲弟命繼爲詞欲誣煩其堂弟財物

主簿擬

甚矣義之難爲也有一爲義而人以義稱之尚慮後之爲義者
未必勸況乎有一爲義而宗族兄弟友以不義訾之非特訾之
又從而形之詞是使人悔于爲義如此則貧富相資手足相托
之義自此廢矣今據王方經縣論堂弟王子才搬傳親弟王平

身後財物乞與命繼事其始則稱王平承分物業有此財本專
乞喚妻使紅梅根討次則稱錢會五百貫足與之合本皆有執
據復乞追子才及弟婦丁氏根問又其次則具單狀載王平所
有箱籠家私什物動使五十餘件所直不可得而計復乞追及
黃士林與其婢妾等根究詞語瀾翻哀鳴萬狀當職深有疑焉
尋王子才亦屢經官陳詞則稱有堂兄王平祖業蕩盡貧不聊
生無屋可居傭書爲活遇科舉則納士友試卷以圖幸小見親
知則干求升斗以供口食自有生前筆跡往來東帖可憑王子
才以手足之故念其無依收買門首看守資庫立約之始王平

作用之名明言即無分毫錢本其他如日用口給並有干照簿
曆可據喚上王方指證皆以爲偽再三審詰王方並無片紙可
以證其爲非如此事理已自可見然當職未欲輕於著筆者以
兩詞人乃手足至愛理爲然昏特適然耳便分曲直恐至傷恩
未免力諭之和協今兩詞堅執王方又復屢經縣催論官司亦
只得公心予決照得王平者王方之親弟王子才之堂兄也王
平貧而無居不能自存爲親兄者當挽而同居振業而撫存之
可也既不出此乃使之倚托于堂第居門側者賢虛以爲糊口
計爲親兄者正自可愧然亦不足怪者以俱困不能相及也今

王平不幸有故王方乃不以王子才之生前收拾爲恩反以身
後檄傳而興訟此固閭邑之所共憤而爲王子才者亦未必不
悔其當來之勉爲此舉也當職無心原情而斷據王方供王平
承分物業自有財本若以爲有屋邪則王平既有五百貫錢本
必不能棄所居而倚他人門牆若以爲有田產邪則王平亦何
忍將崇陽祖墓山典與葉知府而此物復爲王子才所贖若以
爲有財本邪則攬納試卷干求口食似非家力得辦者之所肯
爲何況王平爲王子才看守典庫有生前批約之可據也若以
王子才今來所執干照並是假偽王平之財本官司固不敢憑

以爲無則如王方虛詞無據或稱些小或稱五百貫官司何所
憑據而斷以爲有王方無可抵爭徃徃力於攻一妾使紅梅且
曰紅梅一出則干照具白此妾不出雖千言亦難憑據今紅梅
出矣喚上王方指認當官又復無語乃以紅梅即不曾嫁必真
之獄始見情節如此則王方必欲禁紅梅追丁民以至盡其婢
妾親戚而後可以快王方之計也不思有無財本全憑王平之
生前干照何關於紅梅之嫁未嫁邪反覆王方之詞律之誅心
之法不過欲假爲弟命繼之美名以施其牢籠騙取之術耳外
此何意至于命繼一節王方所陳以昭穆相當而論則有王子

才之次子可立此尤足寓有心于無心者果是合法又復何爭
但王平既無財本命繼之說尚難區處然王平亦不可使爲不
祀之鬼命繼之當否明當從王宅房長中從長商議擇立却聽
官司施行王方老健虛詞煩紊官司合累懲之以其爲官族之
後儒其衣冠不欲傷類如有王平之追修營葬等費王子才亦
不可以此而忘其生前手足之愛若更囂訟不已官司自合從
公科斷案具定奪事理申縣或恐以各人情理未實更取自縣
衙詳審斷遣施行庶絕後訟王子才但干賫到干照給還責領

又判

王平乃王子才之堂兄以貧爲王子才掌庫死則子才葬之謂之義可也王方乃王平之親兄不能料理其弟及其死也又欲誣王子才之財本謂之不義可也主簿所擬當矣而王方狡猾無忌憚入狀痛毀主簿當職見其讎訴只得喚上兩詞重立反坐却與定奪王子才執王平生前親書備述以貧受備即無財本歷歷分曉王方更無一二字可憑今欲結絕則累喚不到及詳考王方父子之爲人則誣徒之集魁也敗壞前修之遺俗擾害善良摧撼州縣皆此輩也釘銅原承監追仍申臺府如遇王子才有詞乞遞押下縣聽徒結絕只今行

提舉司判

僉廳批照得王方訴其亡弟財物爲王子才并吞今索到斷由見得王方之弟平貧無資給堂弟子才憐其無依收買門首管看典庫使王平藉此以自活此乃出于王子才之妄意也今平身故親兄王方駕虛入詞稱其弟平有財本五百千爲子才所併且絕無片紙可憑設王平有許多財本合自植立何三依倚人門墻邪王方有弟不能撫存使傍其族人以糊口待其死後鑿空入詞以爲欺騙張本如此用心大豈不若其餘詳王方前後所供瀾翻盈紙盡是子虛烏有此真掌客之雄州縣所以多

事止緣此一種人撓之也。本縣主簿所斷已灼見王方父子之肺肝，欲帖縣從主簿所斷，結絕申所有立嗣一項，王平既無田可耕，無屋可居，誰肯願為立嗣？況族人又無爭立嗣者，王方可自區處，有人則立，無人則已，何必撓動官府，亦何必借立嗣名色而欺騙其弟子才哉？欲併門示王方，仍帖本縣奉提舉台判，王方妄訟紊煩臺府，欺騙其弟，自合科罪，且照所擬門示，仍關詞狀司再詞留呈。

王方再經提刑司釘鉅押下縣

天水

王平窮而無所歸，乃托鄉里人爲之，懇問堂弟王省元子才，欲

爲管掌典庫王子才篤友于之愛乃從而收拾之其意未嘗不
美已經八九年情分無虧去年九月王平因病身死是時兄王
方與諸親棺殮了畢經隔二十日後王方起覬覦之意迺經縣
入詞指乞送主簿廳根出王平同共管運之財物及爲之命繼
續王子才陳狀併送主簿追到干證人逐一供對灼見事情其
曲皆在于王方已自結斷具申王方知所訴之妄一向閃避不
出本縣斷錮承差人根追備申臺府如遇王方有詞乞押下結
絕其王方乃遣其子經倉司審論蒙送僉廳案斷由呈已擬判
王方王用之之情理可罪姑從闕畧且行門示知委仍帖縣從

主簿所斷結絕王方依前躲閃復令王用之經提刑司論訴蒙釘錮押下本縣監追正身多方差人緝捕獲到王方出官若非繡使之嚴明幾爲之漏網矣方收在獄屢有百姓江五六論王用之與阿江將義女八姐強占求食又據吳七畫一王用之之事透誘黃小六之女使阿乙行賄汪四三公事盜何中甫之酒器奪吳小八之財物等事備載詞頭官司未敢信憑就內點交黃小六等兩名據供王用之作王丙乙名騙乞官會五十五貫文又乞何中甫見錢一十貫文足各已供證分明其他未欲盡追恐涉支蔓嘗照逐人所供面問張釘王用之令其從實供吐

若以鞭朴繩索加之則王方父子必以爲箠楚網吊抑勒供招
只以理開諭已據王用之王方實情供吐稱王平受傭于王子
才之家即無財物同共營運之說而阿江打傷靈席一節追到
李七供證已自分贖而阿江尚自抵諱再行審問方始畧畧承
認及供出王平入殮之時尚留衣服三件收下則王平之無錢
可知也契勘王方王用之之父子以識字健訟爲家傳之學每
遇監司按部則脅持公吏欲以事過誣訴吏輩恐其生事皆以
錢私與之而王方父子以爲得計則欺騙良善靡所不爲人畏
之如虎亦不敢論訴縱使有詞吏亦不敢承行今以弟王平之

身死乃妄論王子才收去財本不爲卜葬立嗣原其意向只欲謀騙王子才之錢既不如意則經縣陳詞不候結絕而復訟于倉憲使臺必欲有所利于已而後息訟及至追司便行走避可謂藐視官府所據逐人供招情節在前合取自台旨

騙乞

女奴民告事旁緣騙乞皆由巡檢受白詞縱吏受財所致照得吏民恃強生事漁奪細民點吏旁緣爲姦擾害百姓巡檢違法受詞縱吏受財是三者其罪雖同推原事情合以巡檢爲首女民無知動以撰造公事欺騙善良爲生見人家烹犬則曰本家失

犬見人家牽牛則曰本家失牛見人家女使病死則曰原係本
家轉顧恐有連累見人家僕死則曰係是本家親族不曾走報
鑿空入詞文引纔出則計會公吏耆長之類追擾執縛殆同重
囚又使一等游手之人從旁打合需求酒食乞取錢物飽其所
欲而後和對里俗相傳謂之裨補田里被害含冤茹苦無所赴
愬此何等氣象乃見于清明之時邪當職區區之意自以爲官
司苟能致察亟折其鋒則此風遂可少戢故自到任以來愚民
有犯到官必須因事察情深懲痛治使之知畏前後所斷具有
成累年歲之間方幸少息孰謂巡檢武夫不奉朝廷法令不遵

堂府約束與吏爲市公然受詞每遇有狀不顧事理之是非不察情辭之真偽動輒受理差審兵三兩輩下鄉追擾健卒所至鷄犬一空逮其取乙餐足竟從但已或過鄉民經縣有詞索到案牘方及知覺且以魏四乙之事言之魏四乙原係著戶私殺耕牛所不能免王文甫乃勢家族黨覘知魏四乙宰牛輒作王朝散幹人經審入狀自稱本宅有水牛一頭于初十日放出遊食至晚遍尋不見竊恐被賊人偷盜貨賣今就魏四乙家買得牛肉一片見在乞追人報究其狀實今年正月十三日也訴亭合指陳事實按詞今經所爲官司牧牛豈無其人失牛豈無其

所不登時發覺從官同行下尋索乃以首牛肉爲由但經巡檢
寨直指魏四乙爲盜此非恃強生事漁奪細民乎巡檢何人大
書特書亮差寨兵陳璋陳琳兩名追捕魏四乙避不敢出爲者
老江才送米肉及錢兩貫文五十陌與陳琳等爲飯食之費又
憑王五六送官會一十貫文與陳琳爲水程之費陳琳既得所
欲收上原引并差魏生催追魏四乙恐懼遂托陳五乙王五六
將見錢五貫文足銀纏五兩送與王文甫填備牛錢不知王文
甫失牛魏四乙盜牛有何發覺有何證驗乃被誣擾誅求錢物
一至于此事定之後魏四乙經縣告論巡檢乃于三月初三日

解到牛肉一片不知經隔五十日之後牛肉尚能存留否乎梁
應係本縣貼司因承行收買牛皮遂同丘七下鄉將紙扇儀托
與魏四乙索求錢物得官會三貫文不滿其意輒令丘七就余
四九家買得牛皮五十文經寨首論魏四乙余四九欲為取乞
之地此非旁緣為姦擾害百姓乎巡檢主作又復判狀差周成
翁保追致翁保取受過魏四乙余四九官會三貫文亦因魏四
乙經縣寨官方併牛肉申來此非違法受詞縱吏取財乎追證
既明不容輕恕王文甫以失牛為名輒經不係所屬官司陳詞
取受過魏四乙錢物勘杖八十監贓梁應以公人下鄉取乞屠

戶錢物又資給丘七經寨首論牛肉勘杖一百陳彬同承引人
取乞官會計贓滿貫勘杖一百翁保追人取乞官會勘杖八十
監贓丘七不合受梁應使令經寨入伙勘杖八十王五六陳五
一不合受過度錢物勘杖六十先放周成據供不曾到地頭且
免斷押回本寨馮禧承勘公事不切用心勘杖八十魏四乙不
合同未到人葉遇李三七余十七為借衣買牛物無見存時署
不欲枝蔓追究余四九勘杖八十魏四乙念其被擾勘杖六十
催未到人回申照會巡檢受詞非但先來兩爭如黃一妄告黃
七身死不明范誨鄉誣告何法興師巫馮七三狀論馮大三拙

墓吳大三狀論余三八宰牛巡檢皆與受狀差人追擾其餘百
姓論寨兵生事見行追會者又有數事併申取使府指揮仍由
諸司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十三